



{1}为我倒了一杯茶

第一次结识张瑞芳老师是在1997年12月,那天在上海影城,我受邀参加上海电影界、雕塑界、新闻界有关人士为已故的影星阮玲玉创建纪念碑的全国征稿评审会。此前由上海市影协、新民晚报和福寿园联合向全国征稿,我所创作的二稿都有幸入选,其中一稿将放大雕塑作为阮玲玉的纪念像。

因为张瑞芳老师是阮玲玉塑像评委会主任,她又对阮玲玉的多年一生和演艺生涯十分熟悉,因此评审会后的一天,我拿着样稿去淮海路张瑞芳老师的家,请她定稿。有些忐忑地按下门铃,开门的正是张瑞芳老师。我自报家门后,她笑容满面地伸手做出“请进”的手势。我在客厅坐下,她为我倒了一杯热茶,很客气地说:“请用茶。”说真的,张瑞芳老师的这些举动让我受宠若惊。我只是广电局一个的普通雕塑工作者,而她不仅是名人,还是长辈啊!

我把稿样递过去,她立即戴上老花眼镜,坐下认真地看了一遍又一遍。看完她亲切地对我说:“小王,你所创作的两尊像的样稿都很好。一尊是表现阮玲玉的人生经历‘人言可畏’的;另一尊表现的是热爱她的人们对她塑造电影‘神女’的赞美——静躺于胶片上的‘睡美人’形象。阮玲玉的一生真是太苦了,太苦了!一想起她,我心里就很难过。我想让大家能看到阮玲玉美丽的一面,让她安详地休息吧!”接着,她以商量的口吻对我说:“你是否能在塑像表现方面再考虑一下,使观众能感悟她丰富的人生经历,也许这样会更好些。”真没想到,张瑞芳老师不仅是电影表演艺术家,对雕塑艺术也有那么精到的见解。后来我才知道,张瑞芳老师学生时代曾在上海美专攻西画,故对美术和雕塑有着深刻的理解。张瑞芳老师的意见是要扩大塑像的外延,以更丰富地表现阮玲玉的人生,这对我启发很大。

那年代,我被以莫须有之罪开除公职。劳教解除后,留在皖南军天湖农场继续改造。邻近的小白树村生产队要写“农业学大寨”总结,生产队长到我们中队请人帮忙,领导认为我写文章还行,就派我去。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队长要请我洗澡,我怕惹出是非,婉拒了。春节将临,农场浴室开放,但我等是“小三子”,得抖抖嗦嗦、流着鼻涕,在寒风中排队等候若干小时才能洗上。这时,生产队长又来找我,再次热情邀我去洗澡。我等照理是不能接近革命群众的,但我名义上已没有“帽子”,再说是人家贫下中农主动邀请,也不能辜负人家一片好意嘛。那日傍晚,我怀里揣着毛巾、香皂,顺路在山上捡了一捆柴火,赶到了队长家。队长一边接柴火,一边微笑着说:“背柴火来干么事!”队长让我在堂屋坐着,自己到一旁烧水。

张瑞芳是我国老一辈电影表演艺术家,如今她老人家已离开我们,对她的艺术成就和高风亮节,我敬仰有加。张瑞芳老师在世时,我曾有幸为她塑像,这成为我对她老人家的永远纪念。

{2}张瑞芳十分激动

第二次与张瑞芳老师见面是半个月以后。那天,我把按她意见修改好的稿子呈递到老人家的面前。她将修改稿反反复复地看了又看,很长时间未发一言。其间,她还托腮静静思考(注:正是她的这一“托腮静思”,为我后来塑造张瑞芳的“祥和”形象,提供了生动的创作灵感。)

我坐在一旁等待她的意见,心里不安地想:老人家能认可吗?我两眼紧紧盯着她,忽然,看到张瑞芳老师面颊微露笑容,渐渐变得满面春风,以至于喜形于色了。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,哈,张瑞芳老师批准啦!果然,老人家一边连连点头,一边十分肯定地说:“不错、确

{3}两位大家来参观

这个约定,在2000年的春天实现了。那天天气特别好,春光明媚。我正在工作室创作张骏祥与周小燕夫妇的塑像,忽然接到张瑞芳老师来电,说她和周小燕教授今天要来我们工作室。

我欣喜若狂,立刻将消息报告大伙:“张瑞芳老师和周小燕老师要来了!”整个工作室里顿时一片欢腾!

张瑞芳老师真的要来了,还约了周小燕老师同来,两位大家“光临敝舍”,不要说什么“蓬荜生辉”,我马上想到的却是:工作室到处是烂泥、石材,东西堆得像一座座小山,灰头土脸的,怎么迎接贵客呀?

谁知两位大家一点也不嫌弃,相反一踏进工作室的场地,她们就

实不错,我很满意。我看就这样定了吧!”乐得我差点大呼大叫起来。欣喜万分,告别张瑞芳老师后我急忙赶回工作室去。

不久,张瑞芳老师又让电影家协会给我送来一些资料,还叮嘱:“塑好像,关键是脸型!”并提出要让电影摄影家吴蔚云审视一下。因为92岁的吴老是当时唯一健在的与阮玲玉共过事的人,年轻时家就住在阮玲玉的楼下,他们天天见面,十分熟悉。我根据吴老的回忆和张瑞芳老师的建议,又多次修正泥雕塑稿。

一位面目清秀、身材高挑、雅致时尚的阮玲玉,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了电影胶片上,碑基下方还刻勒

显得那么高兴。张瑞芳老师满脸带笑、神采飞扬、问长问短的。参观工作现场后,我请两位大家来到我的办公室小憩。当张瑞芳老师坐下,我自然地向她瞟了一眼,瞬间,像闪电一般、一个灵感在脑海中闪过:张瑞芳老师那充满艺术人生沧桑和美丽的形象,是多么美好的“艺术范儿”啊!为张瑞芳老师雕塑个肖像,把这份沧桑和美丽永远定格下来吧!

我冲动地把话说了出口。张瑞芳老师微微一笑,说:“小王,谢谢你的好意啊。不过我的脸很难塑造,我在美专的很多同学和雕塑家都曾为我塑过像,但没有一个使我满意。你要为我塑像,可以呀,但风险不小,你得做好思想准备,到时



■ 张瑞芳、周小燕来工作室参观

了“七嘴八舌”的图案。

在张瑞芳老师和其他评委会的精心指导和关怀下,我随即满怀信心投入到雕刻阮玲玉“睡美人”汉白玉的石像上去,并很快完成了。

1998年4月26日,是阮玲玉88周年诞辰。那天,阮玲玉的汉白玉雕纪念碑落成。在落成典礼上,张瑞芳老师显得十分激动,她紧紧握着我的手,还伸出大拇指对我倍加赞扬,说:“小王,你的艺术创作有景有韵,阮玲玉的雕像凿得活灵活现,真像她本人一模一样。看到你的作品,我就仿佛看到当年阮玲玉本人!”张瑞芳老师问我:“听说你还有个工作室,是吗?”我点头说:“是。张老师,欢迎您到我们工作室来指导。”张瑞芳老师谦虚地说:“指导谈不上,只是想来学习学习。”

别怪我不留情啊!哈哈……”“李双双”那标志性的爽朗笑声顿时让屋里充满了亲切和快乐。

我连忙“敲定”:“请您放心!能为张老师塑像,是我最大的荣幸。就让我来试试,学习学习嘛!”我俏皮地学说张瑞芳老师的“学习学习”。

张瑞芳老师慨然允诺:“没问题,我就当你的模特吧。”

考虑到张瑞芳老师年事已高,事务又多,怕她当模特要往返于她家和我的工作室,不堪劳累。我对她说:“张老师,我们合作时你不用来这里,我年纪轻轻的,拎上两桶泥,上您家去,为您先做个泥样,待您满意后再勒石凿像,您看如何?”

张瑞芳老师听我这么说,连连摆手,表示不同意,还特装个精神抖擞的样儿,说:“小王,你不用为我担心。虽然我已有了点年纪,但到你工作室是没问题的,你放心好啦!”

{4}画龙点睛的细节

我从心底里佩服张瑞芳老师这种不服老的精神!不久,张瑞芳老师真的来到我的工作室,与我一边聊艺术一边做模特。她毕竟已是耄耋老人,当塑像模特肯定是很累的,况且她还患有严重的关节痛症呢!我几次于心不忍劝她结束这次“模特生涯”,但她总安抚我说:“没事的。”

泥塑是雕刻中的首要一环,是为雕刻“定型”的。因为泥塑是用泥来塑型,修修改改比较方便。泥塑做成功,就等于雕像有了八九分的把握。泥塑既然是“定型”,就一定要做到“恰如其人”。

开始为张瑞芳老师做泥塑了,我一时“胸无成竹”,迟迟疑疑动作拘谨。张瑞芳老师看出来,一再鼓励我:“小王,胆子大点,我会配合你创作的!”

她时而把手臂放在胸前,摆个造型,对我说:“小王,你看这样行吗?”时而又做出其他姿势,听取我的意见。我说:“张老师,您真在行!我已经有感觉了,您怎么自在怎么着就行,仪态、姿势、神态造型的事儿归我了。”

张瑞芳老师摇摇头,说:“不不不,你是雕塑家,我做模特,应该听你的。”

哎,我还有什么话可说,赶紧努力吧!

我们相互切磋,一点一点工作,每完成一个局部,张瑞芳老师都仔仔细细审视,一会儿远处端详,一会儿近处细瞧,不时提出意见。然后根据她的指点,我一次次地细心修改。

张瑞芳老师的“模特生涯”延续了一段时间,她一次次地来到我的工作室。每一次,我送老人家离去,望着她的背影,眼睛都有些湿润……

那天,为张瑞芳老师做的泥塑大功告成,将进入石雕阶段了。张瑞芳老师似乎还有些不满意,她戴着老花眼镜,又一次把泥塑从上到下看个遍,那些微小的细节都看得十分仔细。最后她开口说道:“我的嘴唇很有特点,上嘴唇线略淡了些,基本看不出;所以过去我演戏时,化妆师特为我的唇线画得深些,你要注意这个特点噢!”张瑞芳老师的这番话一下点醒了我!不愧是艺术大家,对艺术细节的把握竟如此精准!老一辈艺术家精益求精的精神又是多么可贵!

按照张瑞芳老师给的指点雕石像,没想到效果出奇地好,塑像因这似乎不显眼的唇线却一下子变得栩栩如生,大放光彩!我很高兴,张瑞芳老师也十分满意,她对我说:“小王,今天你终于征服我了,我非常满意你为我做的塑像。”

2004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,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第二次雕塑个人作品展。开幕式上,张瑞芳老师等老一代艺术家和一些领导同志前来剪彩,然后开始参观。在观看我的《电影人》系列作品时,当大家看到张瑞芳老师的汉白玉雕像,都说:“真神!”“太像啦!”这时,张瑞芳老师亲切地拉着我的手,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,说:“来,小王,我们一起在雕像前照个相吧!”相机“咔嚓”一声,这张珍贵的照片永远在我的心中定格。

怀念张瑞芳老师!

请君入锅

◆张百年

澡并不是在木盆里洗,而是直接爬到锅里去洗。听这一说,我吓了一跳,这不是“煮”人吗?我忽地想到古书中以鼎镬煮人之烹刑。但我旋即又忍不住笑了,而且产生了好奇心,决定一试。

这口大锅的直径不下80厘米。队长说,这是洗澡专用锅。因为缺货,又因为经济条件限制,还因为卫生观念的滞后,所以,这种锅当时并非每户农家都有。听队长的意思,有这口锅,论档次,差不多相当于今日城市居民拥有淋浴房了。

队长拎来一桶冷水放在灶台上,另有一瓢,再取过一块木板横在锅上,“请君入锅”之后,便随手带上门去了。那门相当破旧。我搬过铡刀取来锄头,将门抵得牢了,怕一旦有

女人进来,那我的罪就大了。我卸衣下锅,赴汤蹈火,引颈就煮。

我坐在木板上,双足却不敢用力,生怕踩破锅底。队长在屋外忙着什么,不断和我通话,问冷问热,进行“遥控”。我也几次“调温”:加冷水或跳下灶头添柴火,最后去了木板,蜷起身,变成个大虾米,小心却又是痛快地在锅里狠“烹”了一回。

我自秋至冬,不曾洗过热水澡,所以,这次浴后虽未“换骨”,却有“脱胎”之感,真有“重新做人”的感觉。

当太阳在中国大地升起,光明重新降临时,我获得平反,回到了上海,组建了家庭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,我不能忘记那次洗澡——那位队长是女的,是位姑娘,而且热情、俏丽。她曾大胆地拉过我的手,两颗年轻的心,曾经怦然跳动……

在那年代,我不敢有非分之想,但我永远怀念那份真情。